

画境录

一函  
一册

奇  
子  
和  
知  
齋  
PDG

畫漫錄提要

畫漫錄一卷宋張舜民撰舜民字芸叟自號浮休居士又號疇齋邠州人中進士第爲襄樂令累官龍圖閣待制知定州坐元祐黨籍謫商州復集賢殿修撰卒事蹟具宋史本傳舜民所著詩文名畫漫集是書乃所作筆記亦以畫漫爲名中多載宋時雜事於新唐書五代史均屢致不滿之詞蓋各有所見不足爲異其說不妨並存至徐禧於永樂死事朝廷贈卹之典見於史冊甚詳而舜民乃云禧不知所歸人無道者或曰有人見之夏國疑亦有之是直以

禧爲屈節偷生殊爲誣妄舜民嘗從高遵裕西征喜談兵  
事殆因惡禧之失策故醜其詞歟其他載錄亦頗涉瑣屑  
以一時典故頗有藉以考見者姑存以備宋人小說一種  
云

畫漫錄卷一

關隴叢書

宋邠州張舜民撰

吳岳碑自首至座七段明皇八分書爲黃巢所焚摧剝僅可辨當時日書三字發三驛刻工亦然徐常侍謫三山過廟下徘徊旬日察碑之興功不可得一田父進曰當時積土而立唯而去

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炙豬肉尤佳一頓五觔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具殮一日大年曰爾爲僧遠近皆呼燒猪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燒朱

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

予嘗登大伾倉窖仍存各容數十萬漏冒一山之上李密坐據敖倉便謂得計亦井蛙耳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閤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彫刺二人因令刺之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瓮中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臍自愛爾之雀銜穀爾之鴈出瓮乃亨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密藏之將以作節馮搜得之蒲博醉歸臥門外其婦勃然曰

節到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瓮裏  
飛出鴈郭祖秉旄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穀  
馮秉旄鴈自瓮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爲郭雀兒

馮繼業之父朔方節度使衛王劉伯壽少年不羈其父暉  
尹京每旦父趨郡隨馬而出簿佐偵伺父先入其自課  
書史從容無闕一旦早至白礬樓下天未明獨坐茶坊  
中有一老人繼入就坐因相問勞共茶老人曰少年能  
飲酒乎伯壽曰性不能飲酒老人曰少年不能飲老夫  
自飲可登此樓乎伯壽欣然從之既上聞無一人老人

一舉已斗餘矣熟視伯壽曰少年人清氣足可以致神  
僊然肩骨低一指猶位躋三品至老年文武雙全子孫  
蕃衍乃授以丹術元豐二年冬予自蒲中之京師訪伯  
壽於嵩陽是時年七十又四矣同登峻極行步如飛予  
與登封令龐元常杜子春明經奔喘不及伯壽顧而笑  
曰三年少乃爾耶袒露髀股示人皆肉皮裹骨毛長數  
寸扣之有聲光彩爛然足未歇歌所爲大曲略數千言  
響振山谷累夕對榻竟旦不眠至元祐初方卒無疾也  
國初侯涉木強人也主銓事雷德驥詣部求官擬寧州司

理參軍曰官人未三十不可典獄以筆勾退

均房之人取山中枯木作膠傅破布單施虎徑中木葉蔽之虎踐履着足不脫則恐微若奮厲便能固半身虎怒頓剉不能去就既剉剝腸皆斷虎身臭到口口耳鼻中雖盡刀無能去之以至傾撲而死開腹腸亦斷俗云蚊子咬殺大蟲本草著八月後蟹與虎鬪而虎敗骨入虎以此而死非力不瞻知有所窮也

臨潼縣驛前有俚婦三子皆售諸過客二爲正使一爲郎官正使者一田一劉郎官者縣人田升卿也田登第嫡



父自陳升卿大怒聞公決杖元祐中升卿坐市易錢不  
明配流廣南人謂無親之報也

鳳翔婦與黃冠通姦卽妊不能決在禁中四年至英廟登  
極赦到宣竟而婦生子髮被面齒滿口余未之信至岐  
下取案文閱之不謬

許下西湖一州之冠始沮洳未廣自宋公序開拓遂瀾漫  
菰蒲魚稻米采取不貲於是以詩落成多人滿美西南  
水心有觀音堂昔乃四門亭子常有大蛇居之民不敢  
近其後改置此像蛇不復出像乃慈光獻法容云

寧州之南二十里棗社以狄梁公兩爲寧州刺史民立祠  
植棗取兩束之義今其民社前一日祭謬爲早云

本草著糯米爲稻米累朝釋畧數千言無一字言堪爲酒  
正如白氏六帖錄禽遺大鵬也

北虜待南人禮數皆約毫末工役皆自幽涿遣發之帳前  
人以爲勞樂列三百餘人節奏訛舛舞者更無回旋止  
於頓挫伸縮手足而以角抵以倒地爲負兩人相持終  
日欲倒不可得又物如小額通蔽其乳脫若褻露之則  
兩手覆面而走深以爲耻也待客則先湯後茶揖則禮

恭今人唱喏乃喏也非揖也北人得之

永洛之役一日喪馬七千匹城下沙燼中大小團茶可拾也乃是將以買人頭者有人能道夜二更城既陷李舜舉以筆摘略數千百字以蠟蠟固之付有司上之實遺奏也神宗得之不勝悲涕累日是時胡人雖入月城而未徧左右以馬御之舜舉以鞭揮擊不肯上馬少頃僵瞞人猶見之李復上馬將出門失轡或云面上中箭在瓮城內然夜黑沸濤中面上中箭恐非敵人也獨徐禧不知所歸人無道者或云有還人見之夏國者三五頗

符合疑亦有之

熙寧中郎中趙誠自富順監代還過鳳翔自言一任二年  
裁兩次杖罪元豐中河中人劉勃自南京軍巡官代還  
自言一任斷絞刑二百六十有奇斬刑六十餘釘髑二  
十七此一院數也紹聖二年冬予至陝府三年七月裁  
斷絞刑一是年冬移潭在任二年半凡五服相犯悉具  
言之可傷生所未見也子殺父父殺子各一兄弟相殺  
妻殺夫者數人

士人舉止不可不慎也近見陝西一漕使爲當塗薦終南

太平宮道士張景先既前席與之並轎同塗所在官吏  
迎送漕使自轎中舉手揖景先亦舉手至咸陽爲一監  
官大詬使人捽禡波及漕使竟無如之何觀者快之景  
先後主亳州太清宮黃履守亳每走見執弟子禮內寢  
饋食再拜問遺必百縑憑陵郡官狎飲無所不至范彝  
叟來客將贊名儀石南一喏而退觀者又快之

王銑爲侍禁三班院差監修主第語同事曰吾輩受寒熱  
修成不知誰家廝居此既而銑尙主不逾年身居之政  
與劉美打銀楊景崇擔土事同

黃巢入長安苦王孝之難僖宗再狩近轂之民爭入攘寶  
貨唯幽民取佛至今雖民家充滿其工緻精采非今人  
之作也環州有肅宗引駕佛坐像崇丈餘精彩照人旁  
視可畏土人云國初欲置之京千人不能舉每有軍事  
則守臣致告

唐宮城兩橫街今西京內事也大明宮大極殿與宣政正  
衙相重宣政後是第一橫街直紫宸後延英後第二橫  
街才是後殿每朔望宣政排仗而入謂之入門今東京  
內城一重橫街文德殿正衙與大慶殿排行殿後卽是

橫街仗入而無所屬故未卽鳴仗皇祐中考求入門故事謂之入門儀以至問策貢士久之不決一日仁宗因閱長安圖指內次第翌日諭執政始判然初以謂入門自是一儀也

仁宗慶歷初改錫慶院爲太學都下舉子稍稍居之不過數十人至暮出歸不許宿以火禁也至嘉祐中孫復胡瑗領教事乞弛太學火禁唯小三館秘門令脫有不戒願以身任之自爾諸生方敢宿留四方學者稍稍臻集然熙寧之初猶不上五百人今乃千數人也

大禮自中散大夫至逢直郎一等支賜元符星變自三省  
樞密院皆乞罷

唐制五品階不着緋三品不着紫今參知政事宰臣皆着  
緋也

司馬溫公云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陳  
茶欲重墨欲輕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乾而惡濕襲  
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玩則同也

韓玉汝自言爲太常博士赴宴比坐一朝士素不識聆其  
語似齊人坐間序揖後酒到輒盡時酒行無算盞空則



酒來不食頃略已數盃意似醺酣玉汝獨念隣坐不敢  
不告因戒其少節片時再坐將起滿引任醉無害今萬  
一爲臺司所糾朝士怫然云同院是何言賢不看殿上  
主人奈何不吃口不能堪因復曰殿上主人只爲你一  
個

祖宗朝內臣出使不得預職事外事責軍令狀

東水門外覺照院元祐末予緣幹適彼與寺僧縱步道旁  
指一壙云此陶穀墳也墓門洞開其間無一物因諷寺  
僧爲拵覆僧曰屢拵屢開不可曉十餘年前有陶姓人

作寒食爾後不復來陶爲人輕檢嘗指其頭曰必戴貂蟬今則鬻體亦不復見矣

錢若水暇日在家延一術士戒閤者不得進客既而門外喧爭久之呼問閤者曰有一秀才欲請謁辭以有客不肯去因命之進則刺字書云臨江軍進士王欽若既入無冠頭巾皂衫黃帶雀躍嘶聲而結喉鄙狀可掬錢意甚輕之術士一見不復顧錢側坐向王咨嗟不已少頃王辭術士不揖錢褰衣從之錢大駭使人呼術者詰之乃曰斯人大富貴人也名位壽考無不極但無嗣當以

外姓爲嗣既卒真廟俾其壻張環主祀

李舜舉在官省言行有常神宗嘗躋之一日謂曰爾養取一子服事舜舉敬唯之夕又諭旨唯如前近年又諭旨舜舉謝曰臣唯有一子待與陛下監稅

張璞者幽人少屢盜其丘之役應募坎窟得官後爲正使帶親御器械涇原鈐轄知鎮戎軍被重疾忽叩頭乞三年葬畢未幾疾已一日蛻殼如蟬竟三年亦不葬遂死不歲餘其子令發其墓取金帶抵罪世謂不葬之罪最有徵驗

王欽若能相出知杭州人皆以詩送行獨楊大年不作詩  
於上前真宗遣近侍諭旨作詩大年竟不作

錢明逸每宿戒必詰其謁者曰是吃酒是筵席筵席客無  
數一巡酒一味食也吃酒客不過三五人酒數斗盞盞  
一隻青鹽數粒席地而坐終日不交一談恐多酒氣也  
不食恐分酒地也翌日問其旨否往往不知其志不在  
味也終日傾注無涓滴揮灑始可謂之酒徒其視揖讓  
飲酒如牢獄中

蘇舜欽石延年輩有名曰鬼飲了飲囚飲鼈飲鶴飲鬼飲

者夜不燒燭了飲者飲次挽歌哭泣而飲囚飲者露頭圍坐鼈飲者以毛席自裹其身伸頭出飲畢復縮之鶴飲者一盃復登樹下再飲耳

慈恩與含元殿正相直其來以高宗每天陰則兩手心痛知文德皇后常苦捧心之病因鍼而差遂造寺建塔欲朝坐相向耳始置十層口減爲七層所以盧照隣詩云十層碧瓦搖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夫高宗知母之誠篤哉而報母之恩何其薄也

同州北境良輔鎮卽唐鄭魏公莊也田邑極彫弊不蔽風

雨嘉祐中求唐賢之後有道嚴者中人驩然相率出城  
看夜叉既至野次見之如人形狀正如圖畫髮朱皮如  
螺蚌腰著豹皮禪觀者略數千人常以大樹庇身累日  
乃不復見又瀧州吳山縣漢高村關中李氏所居一日  
大雨有物墮庭中如馬臺狀乃一皮幘頭也垢膩寸餘  
蛇蜴出入臭聞十餘步李氏子欲焚之長老曰不可然  
雷鳴不去在屋上丈餘觀者不少衆觀之少間黑雲如  
墨下庭中遂失去

元豐中詩獄興凡館舍諸人與子瞻和詩罔不及其後劉

貢父於僧寺閒話子瞻乃造語有一舉子與同里子弟相得甚懽一日同里不出詢其家云近出外縣久之復歸詰其端乃曰某不幸典著賊贓暫出回避一日舉子不出同里者詢其家乃曰昨日爲府中追去未幾復出詰其由曰某不幸和著賊詩子瞻亦不能喜愠

古皇鳳翔府麟遊縣每令長上事必作招祓舞其節奏與諸處不同乃曰此唐九成宮本山縣無妓子但止以手分書耳

堯之治曆象日月星辰教授人時歐陽文忠公序唐曆志

以無補於人倫

翁肅閩人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既交割猶居右席代者不  
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攬衣止之曰這個使  
不得

張安道晚年病目家厚資南京庫帑不迨也常閉目使人  
運籌一算差必能擿之庫物精覈分毫不謬

嘗見呂相簡與一隣縣官託買酒云今爲親將至專致錢  
一千託沽酒又於後批切不得令廳下人送來納錢二  
百煩雇一人担來



吾家舊畜鏡傳爲楊妃故物徑尺許厚七分背文精古有  
銘其略曰粉壁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淑麗則常端聖  
字名少空有並后之象明皇八月五日生也始置誕節  
名千秋 鎮進鏡若紫絲承露囊此幾是耶

郭詎性善謔攻詞曲以選人入市易務不數年至中行元  
祐初釐校市易復以爲承議郎親知每見之必詰問所  
因郭詞吃不能答作何傳詠甘草以見意云大官無悶  
剛被傍人競來相問又難爲口口敷陳且祇將甘草論  
朴消大戟拜銀粉疏風緊甘草間相混及至下來轉殺

他人爾甘草有一分

在京朝官四年磨勘元無著令熙寧中審官變行之至今  
以爲常格

狄武襄西河書左也逋罪入京竄名赤籍以三班差便殿  
侍出爲清澗城指使种世衡知城范文正帥鄜延科閱  
軍書至夜分從者皆休唯狄不懈呼之卽至每供事兩  
手如玉种以此異之授以兵法然又延之於范公遂成  
名

北人信誓兩界非時不得葺理城堞李元則知雄州欲展

城無由因作銀香爐寘城北土地堂一旦使人竊取之  
遂大喧敦踪跡去來辭連北疆紛紜久之因興工起築  
今雄州城北是也又建浮屠九層躬率十緇日修供具  
不日成之既而下瞰幽級如指諸掌

熙寧中余知寧州襄樂縣排架閣以周祖廣順中平兗州  
慕容彥超露布爲祖潭州架閣以建隆四年求遺書詔  
爲祖

周世祖展汴京外郭登朱雀門使太祖走馬以馬力盡處  
爲城也

郭祖受命討守真駐師河中城下逾年望氣者言守真必  
破城下有三天子氣謂郭祖柴世宗太祖也守真猶豫  
不決使術者視家人至子婦符氏術者大叱曰母后相  
也守真曰吾婦乃爾吾可知矣遂決既嬰城無礮材頗  
患之居一日河水自上浮木千百皆礮材也守真大喜  
以爲受命之符其後既破郭祖以符氏納世宗是爲符  
后

郭祖宿帥河中逾年常登蒲坂以望城中其蒲之民爲逆  
者固守乃失言曰城開之日盡誅之幕府曰若然恐愈

固矣第告之曰非守眞者餘皆免一日城開乃卽其地  
爲普救寺

太祖微時多游關中雖甚窘乏未嘗干投人或周之必擇  
而後納有伯錢之餘必有與人人頗異之長武城寺僧  
嚴者常周之往來無倦陰異其骨氣使工人貌之今置  
神御過者朝謁其繪事本褐衫青巾據地六博後易靴  
袍矣

建隆初春宴方就次雨大作樂舞失容上色愠范質乃言  
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喜動色命滿泛入夜方罷莫不

沾醉

自唐末五代每至傳禪部下分擾剽劫莫能禁止謂之靖市雖至王公不免剽劫太祖陳橋之變卽與衆誓約不得驚動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靈長之祐良以此乎太祖北征羣公祖道於芳林園旣授綏承旨陶穀牽衣留戀堅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取兩拜回來難爲揖酌也

太祖少親戎事性樂藝文卽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銜謂之崇政殿說書云

太祖朝進講爲難每遇疑義必面加詰難往反久之爾後  
累朝但端默諦聽得有商確仁宗尤所耽味日昃不倦  
每及祖宗彝訓及二典政實必拱手上加肅敬

神廟博涉多識聞一該十每發疑難迥出衆人意表故講  
官每以進講爲難退而相語曰今日又言行過也黃履  
口蘇子由以手捫其腹曰予腹每趨講未嘗不汗出也  
太祖招軍格不全取長人要琵琶腿車軸身取多力唐募  
軍有翹關負米之格取其關持其末五舉爲合格  
太祖射使搦折弓弮絕力斷弦踏翻地面射倒箭垛

王德用射訣鋪前脚坐後脚兩手要停不須高弮裏絃外  
覷帖子急拽後手託弓梢劉昌祚云某把弓萬事皆忘  
是亦不可分其志也

祖宗征河東皆自土門還師駐驛真定潭園有兩朝行宮  
歲謹繕完器甲所儲至二十四庫累有旨批排二年裁  
畢四庫而已潭園方廣六里有崎亭榭皆王氏父子所  
輯宮後八角大亭乃耶律德光造靶之所也

神宗於崇政殿設二十四庫以儲金帛親製庫銘其略曰  
昔在前朝獯豷孔熾嗟予小子其承云云諸分置作院



河北設五都倉講好高麗良以此也然功未絕而上賓是  
天未欲燕薊之民歸中國乎

階級條太祖制也若曰一階一級全歸狀事之儀至今樞  
司以匣藏之也

慶曆康定以前朝士不披毛涼衫公服重戴而已冬月或  
披毛衫而得寒疾今則無問寒暑雖六軍衛士重戴披  
衫與士大夫錯雜路衝無別雖曰涼衫實熱衫也

杜常昭憲太后之族子也神宗聞憲之門有登甲科者深  
喜之有旨上殿翌日諭執政曰杜常第四人及第卻一

雙鬼眼可提舉農田水利太祖常謂陶穀一雙鬼眼

太祖深嚳唐末五代藩鎮跋扈卽位盡收諸鎮之兵列之  
畿甸節鎮惟置州事以時更代至今百四十年四方無  
吠犬之警可謂不世之功矣或云陳希夷之策

唐書太宗在洛登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  
雄入吾彀中矣趙嘏詩云太宗皇帝眞長策賺得英雄  
盡白頭按太宗一朝五放榜每榜一名安得綴行之士  
又武元衡遇盜之事是時裴晉公同行並轡趨朝史載  
氈帽雖傷不害以馬逸得脫考其時乃六月下旬也

仁宗深患七史讀之不成文嘉祐中有詔重修唯唐書卒業所費緡錢十萬有奇既進御翌日有舊唐書不得毀久之諭執政云當時何不令歐陽修爲之魏公對曰修分作帝紀表志既退語曰爾應其父病也

嘉祐末余在太學有傭書陳達者攜一子方孩饑凍不可支書亦不佳或曰此陳彭年嫡孫也其父彥博守汀州以賊敗杖脊流海島遂至無賴時余方冠未知彭年之爲人獨念祖爲執政而孫已若是耶既而見劉貢父盡得彭行事所謂九尾野狐者乃知天之報也不差後達

困甚與其弟歸發彭年冢取金帶分貨抵罪云

王君貺拜三 二十有七歲矣自爾居洛起第至八十歲  
位至宣徽二府盡其財力終身而宅不成子舍早世唯  
有一孫與其姪居之不能充一隅未完亟壞富鄭公亦  
起大第無子族子紹定居之紹定本始姑蘇人富家又  
無子

范祥領制置解鹽始抄法初年課一百二十萬末年一百  
六十五萬以謂抄鹽法止此可矣或征而多取之則法  
不弊是以一百六十五萬不專爲以抄請鹽兼爲飛錢

耳今以百年之多移致池州以爲重載易之爲抄則數  
幅紙耳於是禁絕鹽法邊置折博務張官置吏實到錢  
充折斛斗糴客得錢不能置遠必來買抄是用邊糴不  
匱抄法通行逮至熙寧邊事稍動用抄日增元豐初年  
賑饑亦用自爾軍須國計無所不資商賈入京價折於  
全部歲出見錢三千萬貫買抄以摧見錢不繼抄法賤  
削治鹽水冷解池遂失所利原天時人事符會如此良  
可歎息

有唐茶品以易羨爲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袞

爲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研膏茶其後稍爲餅樣  
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所烹惟是草茗爾迨至本朝建  
溪獨盛採焙製作前世所未有也士大夫珎尙鑒別亦  
過古先丁晉公爲福建轉運使始製爲鳳團後又爲龍  
團貢不過四十餅專擬上供雖近臣之家徒聞之而未  
嘗見也天聖中又爲小團其品迥加於大團賜兩府然  
止於一觔唯上大齊宿八人兩府共賜小團一餅縷之  
以金八人折歸以侈非常之賜親知瞻玩賡唱以詩故  
歐陽永叔有龍茶小錄或以大團問者輒方封寸以供

佛供仙家廟已而奉親并待客享子弟之用熙寧末神宗有旨建州製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矣然密雲之出則二團少粗以不能兩好也予元祐中詳定殿試是年秋爲制舉考第官各蒙賜三餅然親知誅責殆將不勝宣仁一日嘆曰指揮建州今後更不許造密雲龍亦不要團茶揀好茶喫了生得甚好意智熙寧中蘇子容使虜姚麟爲副曰盍載些小團茶乎子容曰此乃供上之物儔敢與虜人未幾有貴公子使虜廣貯團茶自爾虜人非團茶不納也非小團不貴也彼以二團易蕃羅

一疋此以一羅酬四團少不滿則形言語近有貴貂口  
邊以大團爲常供密雲爲好茶

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論語又無甚  
異唯求之歟抑與之歟

古今事有符合者韓信破齊歷下田橫烹酈生耽弇破張  
步殺伏隆曹不甄后周世宗符后死諸葛走生仲達死  
姚崇算生張說張德輿摺裴晉公與皇祐中言者摘王  
德用夏人殺楊挺與孫贖斬龐涓皆同

魏嚴唐魏鄭公襄孫也曾拜國子四門助教熙寧末予過



其間見嚴年可六十許語言成理出鄭公畫像乃近年  
筆多爲俗人書題唐之譜牒詔誥無一存者乃曰爲官  
員持去盡矣唯有周特澄城縣帖判狀輩數種有免車  
牛狀縣判云魏公唐室勳賢名傳青史既是簪纓之後  
難與百姓雷同其車牛特免今之縣令敢爾乎

凡自岷州趨宕州沿水而行稍下行出山中入棧路或百  
十步復出略崖嶮崟不可乘騎必步至臨江寨得白江  
至階州須七八日其所經皆使傳所不可行放之山水  
秀絕天下無有也臨江之上處當大山中西望雪山

日晃如銀其高無際出衆山上居人曰此雪山佛居也  
有獅子人常見之非西域雪山是蜀所記無憂城東北  
望隴山積雪如玉也

嘉祐初仁宗寢疾藥未驗間召草澤始用鍼自腦後刺入  
鍼方出開眼曰好惺惺翌日聖體良已自爾以其穴目  
爲惺惺穴鍼經初無此名或曰卽風府也

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出  
道蹠跚潦倒如醉狀乘輿爲之少泥謂之天子避酒客  
及門兩扇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

書 地 金  
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  
輿乃進謂之勘箭此近司門符節之制然踏襲鄙俗至  
是果命罷之

涇州東長武城在城濼最爲控扼要害之地唐太宗親征  
薛舉嘗駐蹕門樓十二間御榻在其下或云柱上有太  
宗題字尙在也北阻涇水卽高墀二城樓堞尙完

曆日後宮宿相屬相聯本是一甲子以真廟後年五十九  
嫌於數窮遂演之爲一百二十歲然竟以是年登遐

前漢京師有太廟曰原廟顏師古以原爲重謂京城已有

廟而又立爲重至引原蠡之原大抵漢陵皆作原京城  
在渭涘故謂之原廟

陶隱居不詳北藥時有詆謬多爲唐人所質人固不知  
無足怪也

新唐書以淺水原懷中冢爲渾瑊平涼會盟所 戰士斂  
死者平涼離淺水原三百里無容以數千人遷至三百  
里謬甚矣懷中冢乃太宗征薛舉戰士也亦有馬處是  
時天下勅建十昭仁寺宜祿縣乃其一處 中當戰  
地也蜀人吳縝有新書糾繆至十二卷

考工記之文可謂文矣或以爲周公之文然乎亦三代之  
文漢諸儒不及矣

禹貢曰砥柱析城至於王屋峽府三門是也絕河流若岩  
墻然鑿爲三門河經其中東洋如小城狀卽析城也禹  
廟在西潭有寺下望砥柱上百步屹然中流高數百丈  
尺銘勒其上但取稍平處或險處互布昌一峰之間其  
字方可尺餘魏公撰文正字薛純稷之子也每欲印榻  
伺天氣晴明先維舟砥下下梯而陞上數日不可竟俯  
視洪流足酸目眩用是難得真本元符中大水壞三門

一夕寺廟皆失略無子遺銘亦失數十字

虜歲使正旦生辰馳至京見畢密賜大使一千五百兩副使一千三百兩中金也南使至北虜帳前見畢亦密賜羊羴十枝毗黎邦十頭毗黎邦大鼠也虜中上供佛善麋物如猪獐若以一麋置十觔肉鼎卽時麋爛臣下不敢畜唯以賜南使紹聖初備員北使亦蒙此賜余得之卽縱諸田虜傳大駭亟求不見乃曰奈何以此縱之唯上意禮厚南使方有一枝本國歲課其方更無租徭唯此採十數以擬上供一則以待南使也如帳前問之

某等皆被責今已四散收捕因辭以不殺無用自爾直  
至還界無日不及之嗟惜也其貴重如此

劉綜知開封府一日奏事畢真廟延之從容曰卿與中宮  
近屬已擬卿差遣當知否綜變色作秦音啟陛下臣本  
是河中府人出於孤寒不曾有親戚在宮中未幾出知

廬州

顏師古註前漢蹴鞠蹴鞠以韋爲之中實以物蹴踏爲戲  
樂若於氣毬中用物如何勝踢故人亦有謬作

唐家二百八十餘年河決二穀洛城歲爲患壞天津浸宮

闕墊城郭不已本朝無五年不河決而穀洛之患殊稀  
洛中耆舊言伊洛水六十年一泛濫爲祥害自祥符至  
熙寧中自福善坡以北率被昏墊公私蕩沒富公晏夫  
人尙無恙也倉卒以浴桶濟之而沉水退死者衆多婦  
人簪珥皆失多有脫腕之苦城下惟福善坡不及城外  
惟長夏門不及洛中故有語云長夏門外有莊福善坡  
頭有宅平日但知以其形勢耳至此乃知水讖不苟云  
唐印文如絲髮今印文如筋開封府三司印文尤竈猶且  
歲易以此可見事之繁簡也



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開印公卿近郭皆有園池以至樊  
杜數十里間泉石占勝布滿川陸至今基地尙在省寺  
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擬歲時遊賞諸司唯司農  
寺山池爲最船惟戶部爲最所以文字鄙却舟御戶部  
船也

建中貞元間藩鎮至京師多於旗亭台樂郭汾陽纏頭綵  
率千匹教坊梨園小兒所勞各以千計元豐中劉伯壽  
謝事後以議樂召至京城已事得請薄有霑賚與唐沈  
丁竦皆期望日閱於樊樓凡京籍者率造焉未幾种諤

自郾延陳邊事到闕一日期集於樊服紫花織成袍令  
東帶劉沈皆葛巾鶴擎都人觀者頗塞是日諤揮散亦  
數千人神宗密令黃門窺之既而諤辭上舉貞元故事  
勉以渾郭功名

希夷先生陳搏後唐長興中進士也既而棄科舉之武當  
山又止房陵九室洞林丹乳鍊氣年已七十餘華陰葺  
雲臺廢觀居之祖宗三廟皆召見問以河東征伐搏不  
答師出果無功居數年見太宗曰今可以遂克又告以  
其皇景命策藩侯而令之本鎮所補治道甚多知人貴

賤休咎今有人倫風鑑行於後世人集先生之言以爲書也

熙寧中有一朝士齊人知定平縣韓子華宣撫經由怪其縣印漫汗因取觀之宰公遽前曰此即錐故非是本縣鑄造子華曰何爲宰因陰指其題刻曰太平興國二年少府以此知之子華顧幕府曰縣故正無有是也

本朝草聖少得人知名者蘇舜元舜元之書不迨舜欽筆簡而意足其子澥元豐中爲江東提舉上殿神宗問頗收卿父書否對曰臣私家有之上曰可進來澥元退迫

走親知哀得數帖上一閱 內侍輩取之乃舜元書也  
上鑒之精妙如此

河中范鼎臣潘佐外孫也有才辯高識能道南朝故事予  
之尊外祖母溫楊涉之外孫也予兄初遊學溫夫人無  
恙年八十餘耳目聰明日視針指每道唐室故事歷可  
聽或見予兄服皂衫紗帽謂曰汝爲舉子安得爲此下  
人之服當爲白紵欄繫裏織帶也或命飲宴燕則以棗  
自隨此汝外祖出入體也必有倉頭負荷今胡不然脫  
或侵夜廂巡防衛至所居頗如是乎予兄曰今不鎖了

已是幸事

李元則再守長沙裁供備庫副使也至今湖南兵政財用  
農田學校詢之莫非其事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  
水力不及一委之秦莽元則一日出令曰將來並納粟  
米稗草湖湘之農夫以爲口且未知粟米稗草爲何物  
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構致也湘民皆往襄州每一斗  
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自爾誓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  
荒田粟米妙天下焉稗草湖北就南湖致粟米馬秣芟  
也

嘉祐以前惟提點刑獄不得赴妓樂熙寧以後監司率禁  
至屬官亦同唯聖節一日許赴州郡大排筵於便寢別  
設留倡徒用小樂號呼達旦或詠東野三月晦詩云共  
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又詠中秋詩云莫辭  
終夕月動是隔年期

趙韓王兩京起第外門皆柴荆不設正寢

三間小廳事堂中位七間左右分子舍三間南北各七  
位與堂相差每位東西廡鑿二井後園亭榭制作雄麗  
見之使人竦然廳事有倚子一隻樸制朴保坐分列

自韓王安排至今不易太祖幸洛初見柴荆既而觀堂  
筵以及後圃晒之曰此老子終是不純堂中猶有當時  
酒如膠漆以水參之芳烈倍常飲之皆醉初河南府歲  
課修內木植或不前俾有司督按乃曰爲趙普修宅買  
木所分既而有旨修趙普宅了上供

長安啟夏門裏道東南亭子今楊六郎園子卽退之所謂  
符讀書城南處也樊川花 所居焦詠府竹園皆韓公  
別業也少東白序都官揮金臺軍別業老杜所詠處也  
王世則長沙人冠歲辭親入南嶽讀書其父遺之一千居

數年還家寧親既而出二千封識如故明年狀元及第  
西京留臺李建中博雅多藝其子宗魯善相人一年春榜  
之京師命擇壻行次任村逆旅方就食有丈夫荷布囊  
從驅驢亦就食於逆旅宗魯一見前揖寒溫延之共案  
詢其所自曰今春不第將還洛也宗魯不復之京師與  
之同歸洛中其父詰之曰今既得貴壻可復回矣此人  
生不出選調死封眞王於是壻之乃張堯封也實生溫  
成皇后天聖中登進士第終亳州軍事推官後封清河  
郡王



司馬溫公與龐元魯俱爲張存龍圖壻張夫人賢惠龐穎  
公帥太原溫公從辟是年三十餘未有子龐公與劉夫  
人欲有所置劉發之張欣然莫逆未幾得之凡歲幾朝  
溫公未嘗盼睞龐劉知之必以主母在嫌一日召張夫  
人賞花溫公不出食已具使婢靚粧就書院供茶溫公  
怫然曰這下人今日院君不在宅爾出來此作甚麼明  
日穎公墓府白司馬院丞却有祖風謂相如卓氏也縣  
孫兆曰司馬院丞可惜不會彈琴却會鼈斲擢聞者大  
笑

柳三變既以調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  
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祗如相公亦作曲子  
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綠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唐笏短厚不屈今往往見之王欽臣所執是也西京任諤  
所守任圜笏也賈種民所守賈耽笏也以其短厚故可  
以擊人今人之笏雖有段口口亦無能爲也

房陵有獵人射雉冠一境矢無虛發嘗遇猿凡七十餘發  
皆不中猿乃舉手長揖而去因棄弓矢不復獵

神宗自隸明川郡王卽位熙寧初陞潁川爲順昌久知其

軍謬遂陞許州爲潁昌府

季布爲河東太守帝曰河東吾股肱郡也卽今之河中府以言密隣王室股肱相須今人守太原謝上表皆引股肱踈矣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與舉子同遊學文談不悉是非然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爲守杜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爲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

具丘之役凡六十日而城下田京爲河北提刑廨舍在貝州方出城而難作其室就乳一家分散區民家遺其乳子而去事定還舊居凝塵滿室地上猶有被蓐覺有物動視之乳子在焉目精炯如以口左右掠乳收而鞠之今河南李籲妻是也有子登高科至今無恙

新唐書口是可哂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年姦臣亦多矣所載者才九人可盡信乎

汾陽王足掌有黑子一日使渾咸寧洗足咸寧捧玩久之王曰何也對曰咸也足亦有之王使跌而視之哂曰不

迨吾謂渾中壽也

或薦王迴於荆公介甫唯唯既而曰奈奇俊何客不喻或  
哂曰此介甫諧也王迴字子高有遇仙事六麼云奇倚  
俊王家郎也

予嘗於渾氏見德宗所賜詔書金鉞雜詔數命其二奉天  
詔也一日今賜卿劍一口上至天下至泉將軍裁之一  
日今賜筆一管空名補牒一千紙有立功將士可隨大  
小書給不必中覆如有急令馬希倩奏來朕今與卿訣  
矣鉞樂鐸無柏金綵尙存畫像少年袁生也與蒲中

水異侍立綵抱胡須人袁日善射郝將軍渾咸寧少給  
事汾陽未嘗憚勞汾陽在軍中咸寧席未下夜中酒溺  
器必溫汾陽問之對曰向峽以請寢汾陽念之曰此可  
教也遂授以兵法

唐高祖武德初鑄開通錢仰篆隸八分體十文重一兩爲  
開通元寶亦曰開元通寶背有眉乃大復寶后指甲痕  
也進樣時候以甲承之其銅劑後人皆不能法今獨隸  
體錢行於世八分與篆體錢皆不復見矣開元之識已  
見武德年寶

丞相領京兆辟張先都官通判一日張議事府中再三未  
答晏公作色操楚語曰本爲辟賢會賢會道無物似情  
濃今日却來此事公事

陶隱居註本草蒲萄北人多肥健諒食此物却不知有羊  
肉麵也

張耆四十二男子馮行已兒息二十二人或傳耆開窗直  
廡舍先以馬合縱婢隔觀之從而爲之罔不成孕行已  
每以五更以湯沃其下部日出方罷無他術

祖宗廟有侯傑者踏弩六石拜官世謂侯之六石元豐團

教太保長却爲陳留弩踏六石者不數也七石以上方  
著籍弓平射一石七斗爲應格建中靖國予爲定州各  
散保州兵士射三石七斗取舍從容矣循州如人五七  
斗者

予嘗行隴外百家鎮溫湯卽哥舒別業也寺有小碣石色  
藍者大中十四年崇信孫梁記著

天祐元年渭州空同山寺所藏李茂貞牒天祐十年河東  
不稟朱梁正朔所不得行不爲正統朱梁系唐史氏之  
識淺矣



元祐末宣仁聖烈太后上賓遼人遣使弔祭虜使回至滑  
州死劄其中央以頭內孔中植其足又取葉數百披搯  
遍體以疏別造轂車方能行次年春予被差報謝入蕃  
見其轍路深尺餘此蕃國貴人禮也賤者則燔之以歸  
耶律之犴尙矣

李譚諫議知鳳翔卒有蝴蝶之祥自殯所以至所宇蔽映  
無下足處府官尊卑接武不相辨揮拂不開踐踏成泥  
其大者如扇喪行逾日方散至今岐人能言之

丁晉公南遷過潭州雲山海會寺供僧致獼猴無數滿山

谷林木皆折不可致詰也

西域之蕃處中國以至夏契丹交馳岡不在隣郭今青唐是也貨到每十橐馳稅一如是積六十年寶貨不賞唯眞珠翡翠以櫃金玉犀象埋之土中元豐末年官軍下青唐皆爲兵將所有縣官十不一二王瞻以馬駝眞珠每線長六尺象犀輩爲簾重棄之不取也中途有旨搜檢凡戰兵所挾投之黃河唯環慶一官露兩袒語曰我殺人得之有死而已吏不敢問王瞻在房陵賣金皆佛臂脆金不精土人不售一日出一手斷之納諸煎器

書 地 錄  
鼓橐久之既出金在掌而手完如故瞻匠大駭而至呼  
瞻爲歌利王

彭汝礪饒州人治平狀元熙寧中爲江西運判妻甯氏適  
有曾氏子監洪州鹽米倉卒於官其妻養明宋氏有色  
彭意欲納之而方服未暇也後十二年竟如初志宋氏  
有姿色彭委順不暇或曰宋氏中間曾歸一朝官而彭  
不知紹聖中彭典九江病革將逝命索筆人以爲必有  
偈頌乃曰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而往不打這鼓投  
筆而逝

長安今府字卽唐尙書省也府院卽吏部也府錄聽前石  
幢卽郎官題名石也張長史書序筆畫整楷如張君作  
字詭怪顛倒不可名狀至爲楷法整若軍陣乃爲能事  
之極無所不可

波唐善詞曲始爲楚州職官胡知州楷差打蝗蟲唐方少  
年負氣不堪其後作蝗蟲三疊且曰不是這下輩無禮  
都緣是我自家遭逢楷大怒科其帶禁軍隨行坐賊三  
十年至熙寧魏公筍子特旨改官辟充大名府簽判作  
霜飛葉云願早作歸來計之語介甫大怒矢言曰誰教

你及河大決曹村凡豫事者皆獲免其惟唐衝替久之  
王廣淵以鄉閭之素辟渭州簽判作雨中花云有誰念  
我如今霜鬢遠赴邊埃廣淵聞之亦怒責歌者唐鬱不  
自安竟卒於官先自曲初成識者曰唐不歸矣以其有  
身在碧雲西畔情隨隴水東流之語已而果然

元祐末字文昌齡命稱聘契丹皇城使張瑛价焉張頽齡  
樞府難其行瑛哀請故事死於虜朝廷恩數甚渥北虜  
官棺銀裝校三百兩既行瑛飲冷食生無忌昌齡戒之  
不納既至虜境益甚昌齡頗患之禁從者無供瑛怒罵

不足果病噤不納粥藥至十許日一行人病之既而三病三愈竟不死復命登對進前上面晒之退語近臣曰張璟生還奈何詣政堂諸公大笑昌齡直被他害殺每夜使人防視若有些好惡只是自家不子至其家婦孫睥睨阿翁剗地又却來也

文德殿祖廟儀鸞司於蕭屏上以皮條繫一牌上刻行室二字余曰天子正衙而謂之行室社紘大卿回此有司之失也命作銜在所同行曰本事見他社出自法云凡至外詔京者官既降告付閣門劄萬本官必曰可依條

交割本職公事乘遞馬發來赴闕子在都司以此白宰  
相凡州縣監司行遣文字當著依條令割坐聖旨是  
口猶曰依條恐非也宰執唯唯卽持指揮去二字不  
期歲久復着所謂官抑不如曹抑也

韓魏公慶曆初自副樞出知揚州至使相凡十四年

開元禮不著凶禮以爲預凶事凡朝廷大故倉卒裁處絕  
無所考據柳子言之祥矣唐定邊事三十年國史無一  
字言之以諱國惡傳燈錄不着二祖償宿債此皆切要  
因緣俗學所諱

熙寧中蕭注上殿神宗曰臣僚中孰貴注曰文彥博又問  
其次曰王安石上曰何謂注曰牛形人任重而道遠上  
面之既退語近侍曰兼注衍非想命之

許相文節張公嘉祐中長憲臺言事無所避一日神宗慰  
之曰卿孤寒凡言照管公再拜對曰臣非孤寒陛下乃  
孤寒上曰何也曰臣家有妻孥外有親戚朋友陛下惟  
中宮二人而已豈非孤寒上罷入內光憲覺上色不怡  
進早膳躊躇光憲啟問上以公語道之光憲揮灑上亦  
隨睫自爾立賢之意遂決



州東王文公寢疾眞廟屢訪醫者視之仍不得輒歸如是  
半年一日王氏以訃聞而醫者語人曰半年斲繫絆與  
一服藥且大家斯離

前輩雖介胄士有執一不移之節有斐鎮崇班者晉公之  
後監華州赤水鎮酒段少連領漕事巡過督其職事命  
去幙頭旣而曰且與幙頭以待再來點檢斐曰此幙頭  
是受官日朝廷所命之服運判旣命去之不敢擅裏須  
候朝廷指揮自爾露頭治事凡出入見賓客以至迎送  
露頭穿執者三年朝廷亦聞之有旨段少連不合去命

官巾幘罰食裴卽日復冠人方之貢禹

畫漫錄卷一終